



《欢笑的金沙江》第二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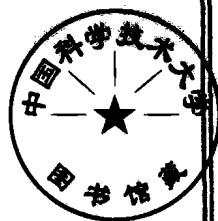
早来的春天

李 乔

早来的春天

《欢笑的金沙江》第二部

李 乔

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二年·北京

012963

插图：王仲清

早 来 的 春 天

书号1562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字数 237,000 开本 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 \frac{9}{16}$ 插页 15

1962年3月北京第1版 196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43000 定价 (3) 1.25 元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我是吃黃連長大的，
我是吃苦藤子長高的，
我要唱，我要唱呵，
唱我的苦水和眼淚。

——引自涼山彝族自治區哀歌《阿姆里色》

已經立春了，涼山還斷斷續續的下了幾場大雪，雪花鋪滿山坡、屋頂、樹枝，四處白皚皚的那么耀眼。雪停後，東風象老牛似的吼了一夜，天上的烏雲散開了；太陽出來一連晒了兩天，積雪開始融化。地上濕漉漉的，那些用木板蓋成的板板房檐下，那些樹枝上，不斷的落着水滴。山溝里裝滿了雪水，潺潺的奔流着。那些給積雪壓得喘不過氣的樹木，現在已經抖落了身上的重壓，在陽光下輕鬆的搖擺。那些核桃樹、栗樹，象落了發的老人，光禿禿的矗立着。只有那些松樹仍是那么青翠，不斷的散發出一股松脂的芳香，蕩漾在清新而凜冽的空氣里。

鋪在高山頂上以及背陰處的積雪，頑固的不肯融化；太陽照到它身上，似乎不起作用。山風帶着刺骨的寒氣，日夜奔馳在涼

山上。它是那么鲁莽，有时不但树枝会给它闕断，連板板房上用石头压住的那些木板，也会被它掀了下去。山沟里的雪水，到了夜間，冻成厚厚实实的冰凌；那些浸透了雪水的地面也冻了起来，象坚硬的石头一般。春夏天爱在树林里唱歌的鳥雀、野鸡、簪鸡，不知躲到哪里去了；野兽也潜伏起来，只是在那些背阴地方的积雪上，偶尔还可看到獐子、麝子及狼的脚印。

山野里静悄悄的，那些巍峨的山崗，那些悬崖峭壁，还有那残留着一片枯草的野地，仿佛还在冬眠。这时，一个瘦骨嶙嶙的汉子，身上穿着几条破布筋筋，赤着脚，从山坡那边走过来。他渾身起着鸡皮疙瘩，两手交叉着，紧紧的抱在那裸露着的胸膛上，似乎希望从胸膛里能挤出一点温暖来，但温暖一出胸膛就被寒風吹走了。他的牙齿忍不住磕磕的碰响，两只脚板上被霜雪冻开了許多裂縫，碰上石子，裂縫里迸出鮮血，一陣抽筋刮骨似的疼痛直刺入他的心里。他不觉縮起了脚，擰紧眉头，倒抽几口冷气。

他是磨石家的娃子，名叫挖七。父亲的主子是磨石茲达；母亲的主子是磨石拉薩。这两家奴隶主把他的父母配在一起，生下七八个小孩，两家奴隶主便平分了去。挖七和他的三个兄弟归了磨石茲达。磨石茲达东卖一个，西卖一个，只留下挖七替他家干活。挖七的父母养了七八个小孩，到头来一个也不在身边。心里感到很难受，就买了一只小羊来养着。晚上也把它拉到火塘边，抱着它睡觉，爱得象自己的孩子一般。羊慢慢的长大了，一天，磨石茲达派挖七来，要把这只羊拉到他家里去。

挖七不願意去拉，然而在主子的压迫下，他不能不去。他父亲知道他的来意，低着头半天不吭气。后来，抬起头，噙着两滴眼泪，說道：

“挖七，我和你媽年老丁，什么也沒有。你同色坡求求情，

让这只羊給我們作伴，叫他不要拉去吧！”

挖七很同情父母，回去將父母的話告訴了主子，不料主子大发雷霆，对挖七罵道：

“入你媽的，不心疼你主子，倒会心疼你爹！看我把你爹卖掉，你心疼去吧！”

挖七不管父母怎么难过，赶忙把那只羊拉到主子家。主子还是不高兴，沒有几天，果然把他爹卖掉了。挖七跪着求情，磨石茲达也不听。他爹临去时，甞着声音对他媽說：

“挖七他媽，我們要相見，只有在什木阿海^①了。你先死，就在閤合勒加^②等着我；我先死，就在閤合勒加等着你。”

說罢，老人抹着眼泪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随买主走开了。挖七他媽哭得死去活来，夜深人靜时，走到水塘边，脱下头巾来蒙住眼，纵身跳进水塘里去了。

磨石茲达不願意挖七他爹媽到閤合勒加相見，怕他們变成鬼来害他家，在燒尸时，硬要在她脚上釘两包針。挖七在旁边見了气得发抖，等把母亲的骨灰藏到崖洞里后，看看四周沒有人，他咬了咬牙，向渺茫的远方逃跑了。

他不知要跑到哪里去，也不知哪个地方可以給他安身。他放开腿只是跑，跑，他要逃出这个活地獄，即使去干苦工，他也願意。正在跑着，不防树林里跳出两个汉子，一把将他抱住。

“嘿，你媽的，你倒会跑！”

“我跑，跟你們什么相干？”挖七气呼呼的掙扎。

“走！給老子們去当娃子！”

挖七要跑也跑不脫，一顆心不觉沉下去了，但看这两个汉子

① 彝族神話：什木阿海是死人住的世界。

② 閤合勒加是到什木阿海去的第一站。

不是磨石家的人，便随他们拉去。谁知这两个汉子是磨石家的亲戚——瓦札家的人，他们把他捆到瓦札家部落，瓦札家问了问，又派人把他送还磨石兹达。

磨石兹达见了他，狞笑了几声，随即向狗腿子吩咐：

“把他拉出去，剥了衣服，用火烤！”

挖七被拉出去了。这时，在屋里给磨石兹达儿子骑着的一个女娃子——金古阿略，吓得不觉惊叫一声：把人象烤鸭子似的用火烤，这还能活吗？金古阿略简直不敢想了。她脸色惨白，心惊胆战的趴在地上，似乎连心也停止跳动了。磨石兹达老婆看她不挪动，给儿子递了一根鞭子：

“达坡，马不走，拿鞭子抽！”

达坡拿起鞭子，在她的背上一阵乱打。她赶忙驮着他在屋里慢慢爬动。她为这个小奴隶主不知受了多少折磨。他一生下来就很爱哭，他母亲一听见哭声，认为金古阿略没有好好招呼，提起木棒就打她。因此，她一天战战兢兢的，晚上也不敢睡。有一晚，她熬不住，抱着小孩，靠住墙，疲乏的睡着了，那个小奴隶主哭啼也没听见。她正甜蜜的睡着，磨石兹达老婆拿起一把火钳，放进火塘里烧红，噍的一声烙在她的大腿上。金古阿略象被毒蛇咬了一口，哎呀一声，从梦中惊醒，慌忙一跳，把怀里的那个宝贝摔到了地上。磨石兹达老婆又举起那把火钳，没头没脑的打她，一直打得她头破血流，人事不知的倒在地上才停止。

今天这个小奴隶主骑在她的背上走了一会，大概有些厌倦了，吵着要母亲抱，母亲便把他抱了过去。这时，金古阿略跪得麻木了的两条腿才得站起来，她需要休息休息，但她担心着挖七的生死，假借替小奴隶主晒衣服，拖着那条染满灰土的破裙子，走出奴隶主家，向烧着烈火的一间牲口房走去。那房门紧关着。

金古阿略从門縫里一看，只見挖七被綁在熾熱的火塘邊，痛苦的掙扎着，汗水象雨點似的落下。金古阿略不覺哆嗦了一下，癱軟在地上。

挖七口渴得要命，皮膚給火烤焦了，腦袋脹痛得要炸開似的。他慢慢的停止掙扎，只是劇烈的喘氣，忽然，眼睛一黑，失去了知覺。那兩個烤他的狗腿子，將他拉到一個冰冷的水塘邊，甩了下去。等他渾身凍得發青，肚子里裝滿了水，脹得象一头老水牛時，那兩個狗腿子才把他拉出，用木棒壓去他肚子里的水，又將他綁在烈火旁邊烤。這樣經過幾次，挖七的身體變僵了，鼻孔里、嘴里流出了紫黑色的血液，他被拋在草叢里去喂狼。然而狼沒有吃他，他躺了一天，睜開眼睛，見身邊有幾個燒糊的洋芋。這是金古阿略偷偷送給他的，他顫抖着拿起一個洋芋，冷冰冰的心里感到一股溫暖。當他恢復了健康後，就約着她又逃跑了。這次，他們沒有走大路，只往樹林里鑽。肚子餓了，摘野果充飢；冷了，兩人緊緊的靠在一起取暖。一切困難阻擋不住他們，他們要逃往自由的地方去。逃了兩天，他們以為逃出虎穴狼窩了，誰知磨石家的人又把他們找到了。挖七狠了心，等着死，磨石茲達却不讓他死。他們被吊在樹上，金古阿略的哭喊聲，使他的五臟六腑象給刀子割着，他不斷的掙扎、怒罵，棍棒也無情的在打着他。等他昏了過去，磨石茲達把他放下來，澆上一盆冷水，然後給他穿上了一副笨重的木靴。他走一步跌一跤，兩只腳杆腫得象根本棒，站也站不穩。他對這世界失去了希望，認為世界上除了象他和金古阿略這樣受苦的奴隸外，沒有一個好人。奴隸主和他的狗腿子，用不着說；金沙江那邊的國民黨呢，常常進攻涼山，燒殺搶擄，他覺得比奴隸主還壞。正在他絕望時，民族工作隊進入涼山。他對這些陌生的漢人，心里產生了懷疑和戒懼，想不到他

們一到达，磨石茲达就赶快把他的木靴脫去。这些汉人专门发救济东西，起初人們不敢接受，怕将来賠不起，被拉去当娃子，后来經他們一再解釋，說这是共产党毛主席送給他們的，不要賠还，这才敢接受了。工作队对黑彝和奴隶平等看待，讓他們平起平坐，挖七对工作队的举动又驚訝又惶惑。难道世界上真就沒有好人嗎？若是沒有，这些汉人是什么呢？最奇怪的，他們不仅看得起奴隶，还很同情奴隶。挖七睁着一双怀疑的眼睛，冷靜的看了許多日子，才明白他們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“新汉人”，同国民党领导的“老汉人”完全不同。他开始打消了世界上沒有好人的成見，大胆的去接近工作队。尽管他的主子不准，他还是暗暗的接近。工作队需要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，一点也不吝惜力气。

今天，他代表部落里的下层人民，到县上去开各族人民代表大会，虽然天气有些冷，但阻止不住他去开会的决心。他抱着两手，脚步走得很快。正走着，背后傳來緊急的喊声：

“挖七！……挖七！……”

挖七回过头去，只見一个姑娘飄起百褶裙，从山坡上向他跑来，这是金古阿略。挖七又惊又喜，忙停住問：

“阿略，什么事？”

“挖七，你等一等！……”

金古阿略喘吁吁的跑着，她的臉龐、手、脚，被寒風吹得通紅，嘴里噴出一口口热气，一到跟前，就从怀里掏出一个火草巴巴递給他：

“你拿着路上吃！”

这是奴隶主給她的食物，挖七不觉惊住了，問道：

“給我，你吃什么？”

金古阿略滿不在乎的答道：

“我在家里不要紧。你出去，沒有吃的，就走不到县上。”

挖七把那个火草巴巴递还她：

“不，我不要。莫說才八九十里，就是再远一点，也走得到。”

金古阿略不容他多說，又将那个火草巴巴塞在他的手里：

“你不要，就是看不起我！看得起我，就拿去。”

挖七不好再推辞，便拿起那个火草巴巴：

“好，不要送了！”

金古阿略只管朝前走去，一面說道：

“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說一說。挖七，你这次到县上，不管奴隶主怎样說，要求快点改革；再不改革，我們活不下去了！”金古阿略說着，想起在奴隶主家里那无穷尽的打罵，那渺茫的未来命运，泪水忍不住涌进眼眶里。她同挖七很要好，奴隶主却不願意他們在一起，准备把她配給别的奴隶。因此，金古阿略很担心，她想：要是真有这一天，那她不如跳崖子摔死算了。

挖七对她这些心事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听了她的話，忙安慰道：

“阿略，不要难过！我这次去开会，一定要求改革。不改革，你跳崖子，我也同你一齐跳！……”

挖七，两眼激怒得有些发紅。金古阿略知道他这人說到哪做到哪。想到这次万一不改革，他們真的就从千百丈高的崖子上摔下去时，金古阿略满眶的泪珠忍不住滚下。

挖七見她很伤心，想起父母的遭遇、他和金古阿略所受的折磨，心里又燃起了怒火，說道：

“阿略，这次去，我还要求斗争奴隶主。不斗争，心不甘！”

“唔，你莫忘記！……”金古阿略轉过头去揩了揩眼泪。

“决不会忘記。我們受奴隶主的那些苦，我死也記得清。阿

略，你在家裏要注意奴隸主老婆，要是決定改革，她准會破壞，可要提防着！”

“只管放心去吧，我會提防她。昨天奴隸主到縣上開會去了，要防着他在路上害你！”

挖七捏住拳頭掄了一下：

“我不怕他！他拿着刀槍我也不怕。他敢害我，我就和他拚！”

挖七力氣很大，要是奴隸主沒有別人幫助，實在不是他的對手。但這一次磨石茲達到縣上開會，是同他的堂哥磨石拉薩一齊去，而且還帶着兩個娃子去伺候他們，金古阿略有些不放心。她送了一程，挖七心裡不過意，把她攔住了：

“阿略，回去吧！”

“不，再送一送！挖七，聽說丁却波從前是個安家娃子，他一定知道我們當娃子的苦，你到縣上要同他講一講我們的要求。”

“是，我一定找他講。別處不改革，這裡也要改革，我們不能再當奴隸！”

金古阿略覺得這次選挖七去開會，再恰當也沒有了。他要求改革的決心很大，一定不會辜負大家的希望。想到將來有朝一日真的改革時，不再受奴隸主的壓迫，她可以同挖七自由自在的一起過日子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她的心裡不覺溫暖起來了。

“不送你，挖七，一定要記着大家的要求……”金古阿略心裡很激動，胸脯一起一伏的，話也說不下去了。

“阿略，我記得，你放心。”挖七疼愛的望了她一眼，似乎不願意使她難過，便急急忙忙的向前走去，一會，隱沒進樹林裡去了。

山林裡寂靜得真是鴉雀無聲。農人們還沒有來翻犁山地，路土碰不到一個人，只有山風嗚嗚的在呼嘯。挖七頂上的那蓬天菩薩，給風吹得一飛一飛的，身上象給許多看不見的利刀在剗割。

到太阳挂在西边山顶上时，他在山坡上看到一个开阔的山谷了。山谷中间是一片白晃晃的新瓦房，挖七知道这是县上，这是中共凉山分工委所在地，也就是这一次开会的地方，丁政委和许多干部都住在这里……挖七的心不觉跳起来了。在工作队没有进入凉山时，这里是一块打冤家的战场，每一次械斗后，这里都躺着不少尸体，鲜血不断的灌溉着这片土地，这里的野草长得特别茂盛，狼和豹子常常在这里出没。但现在这里建设起一个新城市来了，挖七第一次看见这新城市，心里异常兴奋，两腿走得更加起劲。一会，走下山坡，气候突然变暖了。一条清澈的河流弯弯曲曲的绕过这城市，向山谷的东面漫流着。河边立着两行枝条萧疏的杨柳，当山顶上和背阴的地方还留着残雪时，这里的杨柳已吐出嫩黄的新芽。那些躲在枯草丛里的杜鹃花、山茶花，似乎不愿意让杨柳争先，也开出各色各样的花朵，点缀在这山谷里。一群牛羊悠闲的在地上啃草，不远的那些新房顶上升起一缕缕炊烟。

挖七沿着一条土路向城里走去。这城虽然不象内地城市那样热闹，但也住着几百户人，有彝族，也有汉族。城中有一条唯一的街道，街口立着一个彩牌，象有什么大喜事一般。街道两旁是两排崭新的铺子，其中有几幢新式建筑盖得很堂皇，那是人民银行、邮电局、贸易公司等。挖七东张西望的走到贸易公司门前，不觉被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吸引住了。他想：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？要吃的，有吃的；要穿的，有穿的。这些东西不知要值多少银子！他站在门口正在看，蓦地有两个汉子披着擦尔窝^①，头上包着黑布大包头，从贸易公司走出来。走在前头的那

① 擦尔窝形似披毡，下有垂穗。

个，脸色有几分烟容，一見挖七，怔了一下，脸色刷的变白了，赶忙把头低下去，似乎想避开。誰知挖七已見到他，他正是挖七的主子磨石茲达。后面那个身材比較高一点、左耳上系着两颗大紅珊瑚珠的，是磨石茲达的堂哥磨石拉薩。他們背后跟着的那两个汉子是他們的娃子，一个叫馬黑，一个叫勒格，挖七都認識他們。

“哦，挖七，你也来开会了？好，好——。”磨石茲达既避不开挖七，只得故意装得很神气，向他招呼着，那有些姜黃的脸上不自然的現出几条笑紋。

挖七一見他，真是冤家相逢，不觉无名火起，瞪着两只眼睛，一声也不吭。

“挖七，你衣裳破了，走，到貿易公司，給你买一件新的！”磨石茲达表示关切的握着他的手。

挖七立刻把他的手甩开，气冲冲的答道：

“哪个要你的东西？”

磨石茲达想不到会遭到拒絕，脸上有几分发热。若不在这里，他一定会吐挖七几口口水，現在只好忍着气又說道：

“新衣裳呀！”

“啥子衣裳我也不要！”挖七不高兴的把头扭过去。

“那你要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也不要！”

站在磨石茲达背后的那个衣裳襤褸的娃子馬黑，听了挖七的話，觉得很奇怪：挖七为什么不要奴隶主的东西？奴隶主为什么又不給自己买？他对奴隶主服侍得那么周到，奴隶主却什么也不給他。他对磨石茲达很不滿意。

磨石拉薩站在旁边看見挖七那样子，一把拉住他堂弟的手，

“走，走。他不要，还給他买什么？他媽的，当了代表，了不得啦！”

磨石茲达悻悻的跟他堂哥走开了。挖七象受了侮辱，气忿忿的站在那里。貿易公司里一个女售貨員，向他笑了笑問道：

“他是不是你的主子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他給你买新衣裳，你为什么不要？”

“却波，你不知道：我要斗争他！他給我金子，我也不饒他。”

那个女售貨員笑咪咪的点了点头：

“不錯，你骨头很硬。你沒有衣服穿，以后拿山貨来，我們換給你。你要什么，貿易公司都有。”

“好。”

挖七走开了。走到一座高大楼房門前，門口也立着一个彩牌，只見人們出出入入的。挖七想：这里一定是开会的地方了。他在門口趑趄着，突然一个穿着淺灰色制服的女同志，胸口上別着粉紅色工作证，从屋里走出来，一眼望見他，春風滿面的笑着說：

“嚟唷，挖七，你今天才来！我們担心帶給你的信，你沒有收到，心里还在着急哩！”

这个女同志名叫苏华，因为个子小，年紀又比較輕，大家都叫她小苏，倒把她的真名忘記了。以前她随民族工作队由昆明出来时，头上留着两条又黑又亮的辮子，在进入凉山后，因为工作緊張，沒有那么多時間梳头，就把它剪去了。她的臉龐虽沒有以前白嫩，但給太阳晒得紫紅紫紅的，配着那兩顆灵活的眼珠，倒显得很朴实、健美。

挖七見了她，喜欢的答道：

“收到了。这次开会是大事，不管怎样也要赶到。”

“对，对。我领你进去报到。明天就正式开会，现在大部分代表都到齐了。”小苏说着，领着挖七走进来。

这是新盖起的县人民委员会会址。因为这个机构还没有正式成立，这里暂时成了大会的招待所。房子没有油漆，那些木头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松脂芳香。走进大门是一个宽阔的庭院，中间围着一个花坛，种着几棵茶花，那叶子绿茵茵的，配着那几朵粉红色的花朵，煞是好看。庭院两边是两幢楼房，前面是一个大厅，挂着四幅巨大的领袖像。小苏领着挖七穿过庭院，走到左边一间耳房里，只见房里挤着几个来开会的代表。小苏灵活的从他们身旁走过去，对伏在桌子上工作的一位男同志说：

“老莫，挖七来了，把代表证给他吧。”

老莫就是莫强，他听了小苏的话，抬起头问：

“在哪里？”

小苏指了指站在人背后的挖七，莫强放下笔，笑嘻嘻的走过去，一把握着挖七的手不放，另一只手又在挖七的肩上拍了一下：

“嘿，挖七，你来了？刚才我还同小苏谈你为什么不来哩！”

挖七靦腆的微笑着，在众人的眼光下，不好意思的红着脸说：

“这是啥子事，我怎么会不来？就是奴隶主给我穿起木靴，我爬也要爬到这里。”

房里的人听了这话，忍不住笑起来了。莫强知道他从来就这样倔强，任奴隶主怎样压迫，他也不会改变。莫强又紧紧的握了握他的手，去桌子上拿起代表证，要替他别上。小苏见了忙接过去，不偏不歪的给挖七别好，又转过头对莫强说：

“老莫，我领他到住的地方去吧？”

“对。你領他到阿火黑日那里，叫阿火黑日好好照顾他。”

阿火黑日这名字好熟悉呵！可是，挖七沒见过，只听說他是一个积极分子。民族工作队在一九五三年初到金沙江边时，他是第一个去欢迎工作队的彝人；以后工作队进入凉山，他对工作队又有过許多帮助。这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儿呢？挖七很想見一見他，便同小苏从房里走出，由人来人往的楼梯上走上去，穿过一条走廊，到了一間新屋門前。小苏輕輕的敲了敲門，門呼的拉开了，閃出一个汉子，穿着藍布制服，裹着黑包头，濃眉大眼，个子相当高大，見了小苏露出一臉笑容問道：

“却波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把这位代表領来，你好好照顾他，他叫挖七。”小苏說着，又轉过去对挖七說：“他就是阿火黑日，你們認識認識吧。”

阿火黑日一見挖七，象遇到多年不見的兄弟，喜欢的一把抱住他：

“我常听工作队的同志說起你，不想今天見到了！”

挖七也紧抱住他，身上感到一股暖流：

“我也早曉得你，只是沒有見過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小苏在旁边看他們那么亲热，忍不住笑嘻嘻的，一会，轉身走出房外。阿火黑日听了挖七的問話，答道：

“我到云南民族学院学习了两年，才轉回来。挖七，你冷了到火塘边烤烤！”

地板上用土基圍成了一个火塘，有几个代表正在那里烤火。他們听了阿火黑日的話，忙亲切的向挖七招呼：“来，来烤火！”

挖七向他們瞅了一眼，看見一个額上留着一撮长头发、顴骨有些高高的汉子，便向他走过去：

“阿罗，你也来了？”

“来了。”阿罗回答。

挖七正要在火塘边蹲下，只见小苏端着饭菜进来，对他说道：

“你饿了，快来吃吧，快来吃吧！”

挖七看见那香喷喷的饭菜，不觉呆住了。他自出娘肚皮以来，还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，这究竟是什么菜呢？

二

磨石兹达由街上回到招待所里，心里怪不自在的，仿佛那件龌尔窝惹着他，他生气的把它甩在椅子上，颓然就倒在床上。他眯着两只无神的眼睛，望着天花板上的轮纹，脑海里不停的闪动着挖七那倔强样子。由挖七，他想到三年前的一些事……

那时，民族工作队进入凉山，要派一个工作组到他部落里去工作。他担心那些工作干部以后会发动娃子斗争他，就象内地斗争恶霸地主一样，因此，他只是推三阻四：

“唉，我们那里的人，住在山卡卡里，胆子很小，从没见过外人。见了外人，就会吓得跑进深山老林里。却波，你们还是不要进去吧！”

工作队队长周时进明白他的心事，笑着说道：

“我们不同国民党。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打人，不骂人，同各族人民是一家，这有什么怕的？我敢保证：我们进去，他们不会逃跑，你尽管放心！”

磨石兹达相信他的话，但又苦笑着说道：

“却波，他们就是不跑，我们那地方很寒苦，没有什么给你们吃的——。”